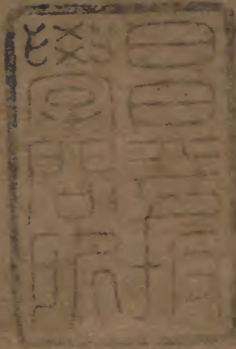


讀史管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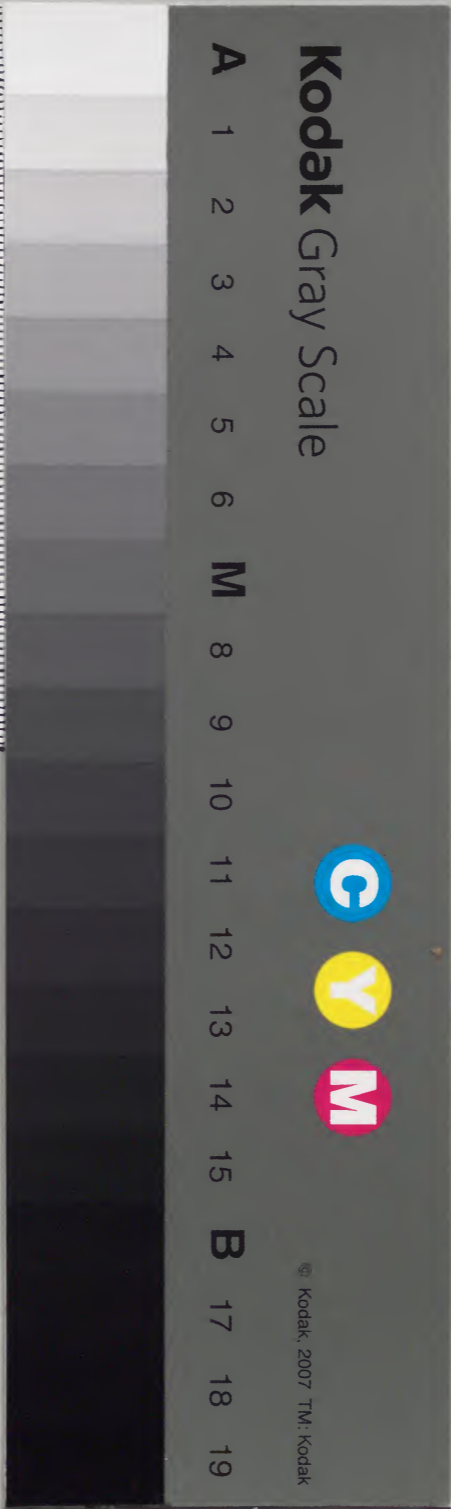
三四



漢書門			
二	一	二	三
四	九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二	〇	六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二	三	四
七	〇	九	〇
冊	架	函	號
二	〇	六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90
冊數	20 (4)
函號	297 145



讀史管見卷第三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漢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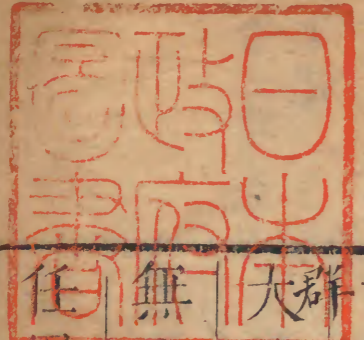
宋本無

孝成

宋本作成帝

建始元年

宋本作建始元年王尊勅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
丞相御史奏石顯過惡顯免官徙歸故郡憂懣而死
擅權阿附曲從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然
司隸校尉王尊奏丞相衡御史譚知顯等專權擅勢
群下多是尊者
天作威福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
無大臣之義後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反揚先帝
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



論王尊之言
宋是

畏下之宋本
作顯

耳宋本作
宋本然作而

免下官字
宋本

竊作切非下
尊字之下
字宋本俱

論成帝忽大
變

秦下宋本有
而退還三字
詔上世退還

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
遷尊然羣下多是尊者

尊謂衡譚知顯等專權擅勢不以時奏自行罰無
大臣輔政之義當矣而譏衡言百官畏之甚於主
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則非也自顯居中書殺蕭
望之戮張猛誅京房髡陳咸百官側目一迹其視
孝元猶虛器耳衡譚奏之以警上心豈可指為尊
臣卑君乎衡譚雖失之於前然能劾之於後固賢
於終不劾者且顯緣此遂免官徙死去惡拔本少

伸天下之憤衡譚居位亦少塞責矣當時羣下多

是尊者愚竊非尊之言未見其是也

宋本作封五舅黃霧四塞詔問公卿大夫無有所
封五舅為侯逾月黃霧四塞詔問公卿大夫無有所

諱諫大夫博士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高祖約非功
臣不侯今外戚無功而侯故天見異大將軍鳳懼上
書乞骸優詔不許

成帝以天變為不足懼歟則不必問謂當求象類

以消弭之歟則諫大夫博士之對盡矣王鳳乞骸
蓋可其奏諸舅封爵追還詔書則天變塞矣醜無

宋本專作尊

四年

政事出於權臣雖善者亦必有以

綱目節錄其

河平二年

論不治張忠楊輔者王鳳

所更改而任鳳益專是忽天變而肆行也卒之嗣

子不立柄移外家豈天不告乎其自取之矣

宋本罷上有單字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五人

武帝置宦官于內庭昭宣元三世因而不易恭顯

之時權移人主豈易動哉至是一旦廢罷如觸燕

巢天子不以為疑羣臣不以為非何其用力之省

也政歸元舅勢隆外家故有轉石之功而無拔山

之難爾惜乎其不出於成帝也故凡政事之舉措

廢興不出於朝廷公議而出於權臣則其舉措廢

興雖皆盡善亦不徒然必有以也

宋本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尊坐免官湖三

等上書天子復尊為徐州刺史老公乘興上書曰尊治京兆前所稀有今御史奏尊

原其所出中丞楊輔與尊有怨建畫此議傳致奏文

浸潤加誣臣竊傷尊無辜且尊一身三期之間乍賢

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議審如奏章尊當伏誅即

不如章飾文深詆安得無罪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

別書奏天子以尊為徐州刺史

是非不明於上而清議在下此亂世之所同也使

讀史管見

卷之三

史書

宋本多作各

公乘興季
宋本無
采作乘

宋本時作
國政作失
更作能
漢朝作廟
堂
無既字

宋本尊作
人期作旬
名譽假借
作假借名
譽

于宋本作
於
宋本者作
之
更字宋本
無

讀史管見

卷之三

協宋本作合

朝廷所行與清議協斯則治世之事也御史大夫
在漢為三公位尊任重當為天子進賢退不肖使
卿大夫多稱其職而張忠偏聽丞輔之言誣奏材
能之尹丞相不與辨諫大夫不與明使王尊吞聲
受斥而去漢庭空然其無人矣向非三公乘興
懷不平之心采眾多之議伸白京兆之功績破析
奏章之詆欺則一時闕政終莫更改為國之累豈
小小哉三老不顧御史威權暴揚其罪而漢朝容
納不加訕上之誅是誠美政然既復用王尊拜為

刺史而張忠楊輔竟不究治則又失刑矣嗚呼此
非王鳳之責歟且三老之言有可取者下關後世
不止一時所謂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是
也士方蒙知於君父得意於柄臣則名譽假借聲
過其實與之者不嫌於失言受之者不慙於不稱
俄而弃逐則叢眾惡以歸之一如是可矣他日再
用又再譽再逐又再毀至于三四而未已也不幾
於戲乎此不義者一也忌狠當朝不樂成人之美
凡人臣有以正直忠讜獲罪者不與以是名必更

讀史管見

卷之三

四

為異意三字宋本無

罪下宋本有之字

四年

變其所言易其本指播揚于外曰為讒為邪為比附為異意為歸怨於君父為徼利於後來為陰有中傷為意在離間而人君亦從而信之此不義者二也甲不幸罹咎禍乙為之白之則併乙而罪以為結黨附下以杜公論之上聞此不義者三也凡民負冤尚許雪愬公卿大夫一從吏議則禁其伸理噤不得吐恐人君開悟誣罔失利此不義者四也去此四不義公行賞罰則清議在上人心服矣宋本作張禹為相封安昌侯初上即位拜張禹為光祿大夫與王鳳竝領尚書事

禹不自安數乞骸以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至是拜相封安昌侯

論張禹以退為進

宋本宜矣作固宜

陽朔元年

禹與王鳳竝領尚書心不自安欲退避鳳此以退為進者也何哉王商以丞相忤鳳收印綬歐血死必欲得上意固祿位推崇王鳳勿與爭權則長保富貴矣禹行此果効則商之死宜矣然位為帝師意識乃爾他日無惡乎朱雲之有請也東本作王章言王鳳章素剛直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京兆尹王章數言王鳳誣罔不忠天子感寤曰君試附之章為馮野王鳳用杜欽諫乞骸太后垂涕不御食上為朕求可者章奏中山孝王舅馮野王可鳳聞之稱

論成帝不君

嘉宋本作

亦上章字
宋本無

不不忍疾復詔起鳳病出就第上疏乞骸詞旨甚哀上不忍廢優詔起鳳
見鳳床目而視而使尚書劾章阿附諸侯下獄死

人君於其臣知其姦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蓋而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既嘉其忠納其說而顯與鳳偃然居位房與章不免於死然則非顯鳳能殺二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章舉代鳳者章亦豈敢遽薦馮野王哉復詔尚書劾章阿附諸侯以萬乘之主自反覆其言然則臣下今而後何所憑信安敢

馮嘉四年

論漢主不知
尊祖之義

世之二字宋
本無

義下也字
宋本無

刺上為作

愛於宋本
作孝其

此上而字
宋本無

界宋本作
與焉作安

納忠矣甚哉成帝之不君也
宋本作馮嘉四年王譚薨上悔廢譚乃復以青將進領城門
王譚薨上悔不使譚輔政
宋本無興字

母家用事自漢興迄西京之季以至於亡異哉嗣世之君不監前轍而必蹈之如出一軌是何也人君不學不知尊祖之義也有天下者親九族而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此葛藟之詩所為刺而仲尼有取焉者也念母孝矣篤愛於舅氏以慰其母心孝之廣矣然不止乎禮義而比父族加厚舉祖宗之天下而畀之使宗廟不祀又焉得為孝乎兩漢

宋本與作
輔慎作歛

宋本祀作
紀敗作敗

堯下有舜
字
意宋本作
噫

宋本作
穀

五運非先
賢之言

著論宋本
作論著
言下無亦

賢母后纔三四人而生亂召禍者始終以之產祿
之際大業幾墜成帝寧不聞耶而崇貴諸舅如不
足已死者尚以不使與政為嫌至使賊莽談笑而
盜神器其原自乎念母可不慎哉戊申之刺形于
國風城杞之貶書于魯史自是而上由堯而來母
懷愛也何代無之若可致隆加於父族則舜文之
德有闕多矣意尊祖之義人治之大者也人君其
可忽諸。

永始元年九月黑龍見東萊

文帝前十四年公孫臣上言漢當土德其應黃龍
見丞相張蒼謂漢得水德臣言非是罷之明年春
黃龍見成紀帝召臣拜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革
改歷服色事夫五德之說始於齊威宣之時鄒衍
著論始皇采用其說自當水德其言不見於經也
公孫臣之言亦偶中耳至是黑龍見則其應云何
或載先賢言五德之運亦有此理以漢多河患唐
無水災決之殆亦若終始託於黃帝之類非先賢
之言也孔子定詩書言禮樂作春秋載治國平天

下之理無不備者五運所係若如鄒衍之言亦豈

細事而聖人顧略之哉

宋始三年

宋本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時其日大風壞竹折木帝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時其日大風壞竹折木帝

又以久無嗣詔有司復立自是上好鬼神方士多得

幸者谷永諫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

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凡言奇恠鬼神及僊人不死

之事皆詐僞欺罔惟陛下拒絕此類毋令姦人窺朝

上善其言此章宋本在於後章之下

天子事七廟郊上帝望于山川而徧于羣神羣神

謂何等也日月星辰風雨之屬則從類于上帝矣

林麓丘陵水澤之屬則包舉于山川矣帝王無妄

祭無微福然則凡載于秩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世

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

大菑能扞大患及上古君臣之賢聖者歟非此族

論劉向及不

宋本不神字

此宋本不

也矣宋本化

也則非所事矣漢興禮廢之後先王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帝用方士言而尤盛焉皆無所經見率意建立逮于季世凡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祠其不度可知矣貢禹匡衡皆請罷之是也然稽泉臺之義不必毀撤姑存而勿舉可也劉向資氣精忠為漢賢大夫豈谷永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祕書其所舊習令茲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者何考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跡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為實也

善乎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恠罔以非類以永誦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元延元年

宋本作張禹精平陵肥牛亭地大司馬根言當衣冠所出言者以災異為王氏所致上問張禹禹自以年老子遊道宜更賜上不後根殺惡之禹雖家居特進為天子孫幼弱恐為王氏所怨乃曰春秋日食地震或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知故夫子罕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乃至禹第辟左右問禹自見年命不語恠神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也陛下宜修政老子孫孫弱又與根有隙乃對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知故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聖人罕言命不語恠神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王氏由是不疑王氏

論張禹之戮
不可免

宋本乘作
侵
存作在

宋本食作
蝕無之咎
二字

禍下宋本
有則字謂
下之字有
據字義可
二字作法字

宋本降作
隆凡下有
禹字

宗宋本作
家
宋本無之
字終下有
古字

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人君之表也、衆陽所
宗、而受侵翳、以天驗人、非小變也、春秋所書、或妾
婦乘陵、或臣子背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
陽微陰盛之應、春秋雖不指言其事、而事應具存、
人君知此、必監於侵翳之咎、克自飭正、則雖有其
象、而無其應矣、禹帝師也、今條陳日食之咎、顧歸
之諸侯相殺、夷狄內侵之遠事、而不端言臣子背
上、政權在下之近禍、謂之經義可乎、且外家擅權、
其勢將移、有心者知有目者見、安得指為神恠、而
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亂之門、收還主威、答塞

變異、是即性與天道、安得指為不可聞而不告也、
且曰宜修政事、以善應之、當是時、政事之宜修、孰
有大於權歸外家、勢降於主者乎、凡數言之中、老
姦備見、反謂新學亂道、誤人、不知禹所守經義、果
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宗、翊戴王氏、禹有力焉、尚方
之劍、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不可免矣、
宋本作朱、雲、願、賜、禹、方、斬、馬、劍、折、佞、臣、頭、上、問、誰、曰、張、
朱、雲、上、書、乞、斬、張、禹、帝、大、怒、將、殺、雲、辛、慶、忌、叩、頭、切、
諫、乃、赦、之、

論成帝亡國
雲下有戮
字餘下誣
矣字
成帝作考
宋

宋本柯作
福無執

年

論成帝闇崇
公議
而宋本作以

父上弒宋本
作殺

讀史管見 卷之三

成帝一時之怒，雲死有餘矣，而竟赦之，雖由辛慶忌叩頭切諫，亦以知理義出於良心，不可泯也。成帝若推此心，施之劉輔、王章，則不改之過，還為盛德矣。成帝在位，直臣亦不為少。章既死獄，不可復生，輔論鬼薪，不聞再用。劉向精忠懇切，如水沃石，梅福、朱雲披心讜論，竝無采納，獨杜欽、谷永之徒，阿諛權臣，乃保寵祿。國欲不亡，得乎哉？
宋本無子以弟之子定陶王欣為皇太子，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

奉其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闇崇以為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謝，太子入謝，上左遷玄。
太子趙玄之議，世人私情之常也。成帝闇崇之決，禮典制義之公也。自成帝而上，至于三代，入繼者亦多矣，何至紛紛如此之甚哉？聖王之教，素明在下，祇若惟義是比，私情邪見，無自而入焉。故為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及王者之迹息，天下競逐於物欲，舍義趨利，不奪不饜，子為此至於弒父，臣為此至於弒君，當是時而責為人後

讀史管見

卷之三

七

宋本願作故

至宋本作既

下下宋本無之字

論劉向之言未循其本

為禮樂宋本作禮樂為

雜日錄其文讓宋本作遜舉上宋本有雖字于作於

論漢庭徒隆夫觀

動宋本作蕩宋本敬上有且字

讀史管見

卷之三

二

者絕私親之顧，彼反得以旁緣不孝之似而責之。顧私親者，至以孝自居，不顧者反陷於罪辟。夫父子子，人道所由立也。立法如此，天下之為父子者，何由而定乎？

宋本作擬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曰：是說上宜興禮樂。帝劉向言於上，宜興辟靡。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下公卿議，丞相請立辟雍，未作而罷。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

劉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已有視聽舉履，皆迷其當，而何以為禮樂？惟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為禮，所安皆樂，故可以為樂。此禮樂之本也。彼庠序之羣處，雅頌之聲音，揖讓之威儀，特其具耳，無其本而有其具，則舉此教人，祇益趣之于虛偽之域，不若不行之愈也。

宋本作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時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少於是增弟子，真三千人，歲餘復如故。為三千人。

仲尼天縱大聖，雖不得位，然其至誠之孚，不言之教，風動而雨潤，日烜而雷震者，自非至愚無解，孰不尊而敬之。苟微有知識，固將束脩執贄，而在第

讀史管見

卷之三

十一

厄宋本作
宋本養下
有之字為
下無足以
二字

綱目節錄其
湛宋本作
恥
宋本光作
炎

論劉向優於
屈原
判宋本作
斷
宋本朝作
權
宋本政作
國
信宋本作
行
昧下於字
宋本無

子之列也。仲尼豈養而來之哉。元聖厄窮，固無養人之資。設有以養而後能教，亦烏足以見人之心悅而誠服歟。不可與有天下國家者比。有天下國家，則有養賢才之具矣。故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此古之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大夫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為要，則三代教化之實也。今漢庭徒能增多弟子員，以隆美觀。成帝則湛女色，惑燕樂，孔光等則亂經義，獻諛說。忠直之士屏斥不用，政歸外戚。國家將傾，而何以大學為哉。

宋本作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譏刺王氏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欲劉向卒用為九卿輒為王氏所持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相比，皆同姓之臣，忠言著於當時，文采表於後世，未易判其優劣，以愚觀之，向蓋優於原也。向歷事三帝，前經恭顯擅朝，後值王鳳專政，殺戮忠諫之時，上則正言譏刺，懇懇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豈非德信有孚，周身無闕耶。原則褊介，悻直揭揭，然眾邪之中，上忤君心，下取眾疾，昧於不可則止之道，怨刺強聒，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離騷之作，誠曰妙才，向

所擬効固不能及然論篤是與華藻者乎質幹者乎

孝哀

宋本無

宋本作劉歆秦七略曰輯略六藝略諸子畧詩賦略兵書略劉歆序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為九家者其言雖殊譬如
術數略方技畧其序諸子曰儒曰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為九家者其言雖殊譬如
臺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為九家者其言雖殊譬如
水火相滅亦相生仁義相反而皆相成也若能修六
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
之略矣

歆言九流猶仁義之相反而相成也夫仁以親親

衰宋本作

差

宋本撓作

固

義以尊尊施之雖有等衰發端則非異道故事父
孝則忠可移求忠臣則於孝子未聞相反之理也
曰法則慘刻曰名則苛撓曰墨則二本曰縱橫則
妾婦之道是皆五經之棄也其歸豈足要乎儒家
者流固脩六藝矣列儒於九家而曰修六藝之術
以觀九家之言則脩六藝者無所名家謂誰氏耶
何其言之多舛也歆資穎利而不端學該博而不

宋本遠下

正。方之董仲舒豈直相什百之遠哉。
宋本作 董宣等以為武帝親盡宜毀王莽劉歆議不
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皆

讀史管見

卷之三

十四

論劉歆之說無據

祖考所當事者六字宋本作上事祖考

莫宋本作不宋本孝作可

致堂先生請廷二年

論姦人託正不心宋本作術

說宋本作悅

以武帝親盡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臣愚以為不宜毀制可斷大論者以仲尼為據則無失矣書曰天子七廟歆謂天子七廟是也而以七為正法以宗為變不可常數則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也祖考所當事者人之至情也或三廟或五廟或七廟禮之隆殺也有功德則宗之無則莫之宗焉是為人子孫得選擇祖考於情則逆於禮則違曾是以為孝乎

丞相御史劾奏大司馬莽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宋本作丞相言董宏首違議尊號而為師丹所劾奏虧損孝道請免為庶人上曰勿免遣就國天下多冤免為庶人又奏五莽上曰莽與皇太后有屬勿遣就王氏者

姦人之欲圖大事者必託於正以售其不正若公道不出乎朝清議不本乎上則彼得竊而用焉召是歸之已推非歸之人不能見微者以為誠然也哀帝不勝私情背違大義寧負成帝不忘定陶冷褒段猶董宏之媚說是從而孔光傳喜師丹之正諫不用於是王莽為大司馬先奏高昌稱引亡秦

凡哀帝即位於茲三年之九字宋本無

宋本名偽作儒術積作素

此下有足字永監作戒欵作矣元壽元年

道宋本作職乃作而自苟宋本作苟自可下也作矣

論孔光忝位

註誤聖朝。次按內令撤去幄座。以抑藩妾。至於避位乞骸。罷政歸第。復被奏劾。遂遣就國。於是公卿大夫多以莽為是。而天下多以王氏為冤。凡哀帝即位。于茲三年。莽他未有建明。獨惓惓定陶一事。再黜不悔。在國五年。聲譽日隆。復執大柄。於是用名儒。平冤獄。治誣告。黜諾人。以濟其私。革漢為新。自此始矣。斯乃哀帝行乖禮義。積失人心。倒持太阿。而授之莽也。使哀帝抑制小孝。不負大宗。公道出於朝廷。清議本乎人主。政事修理。忠邪區分。雖

十莽將何取。噫。此為來世之未監矣。

宋本作元壽元年。以待中董賢為大司馬。與孔光並上。令大司馬董賢私過孔光。光知上意。出門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鈞敵之禮。上聞之喜。

孔光以經學為帝師。尊重無比。縱不能如申屠嘉之摧辱鄧通。猶當明言於上。勿令以幸臣備鼎足。卑朝廷。辱宗廟。則師道粗舉矣。今乃降躬貶禮。如見所畏。拜謁迎送。不敢少忤。光自苟賤可也。如忝位何前。與王根不平。已為身後之慮。今見董賢有寵。又形媚主之態。先聖不云乎。鄙夫患失。無所不

得下宋本
有此則經
義意也之
五字忽下
遺作而

二年

論聖王專務

治內

代下人下
之字宋本
無

古作比

宋本小作
少伸作償
念作惠
兵作師于
作於
無乎字

綱目節錄其
文

雖宋本作
猶

王宋本作
主

讀史管見

卷之三

七

至又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光何忽遺以及此耶
傳稱其不希旨苟合不結黨友豈其少而自強老

而變節耶。

宋本作匈奴烏孫皆來朝漢以為榮時西域五十國
匈奴烏孫皆來朝是時西域五十國佩漢印綬漢以
佩漢印綬
為榮

戰宋本作行

帝王於中國無事時鮮不欲開闢土宇戰師荒外
服前代之所不能服臣昔人之所不能臣以為一
時駿功自偉其伐也若漢武之於西北兩垂其勤
勞費耗蓋前無古後無繼矣苟使匈奴款塞函內

不相欺玩亦可以小殺疲弊之耻而伸侵侮之忿
也然兵行餘二十年卒不得如志至于宣元成平
無意乎武功者乃坐享其成至若渭上盛儀單于
執國珍襲冠帶稱臣贊謁稽首而朝是則武帝平

宋本無是字

生所願欲而不得見者哀帝之世漢既衰矣匈奴
烏孫猶不廢禮西域佩印五十餘君雖曰中國榮
觀譬猶大木遠條枝葉尚茂而蠹生心腹根榦將
顛矣于是時縱使九夷八蠻罔不扶服闕庭之下
夫亦何補是故聖王專務治內以固其本不勤遠

讀史管見

卷之三

七

略而忽邇圖其慮深矣。

宋本作平帝

孝平

元始二年

宋本作元始二年光祿大夫龔勝太中大夫邴漢皆以莽光祿大夫龔勝太中大夫邴漢以莽專政乞骸骨莽故乞骸骨詔之曰朕憇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修身守道優禮遣之

以終高年皆加復禮而遣之

莽之事無足言矣然尚有後人所不能及者彭宣

耻與竝列乞骸而去纔免就國申屠剛破其抑絕

衛氏纔罷歸田里孫寶沮其稱頌功德纔坐免官

而已逮龔勝邴漢辭位又皆優禮而遣之未嘗更

諷司隸舉劾加以他罪而重流放也逮德下衰險

論王莽之事尚有後人不及者

氏十宋本外

而已二字

宋本無

流放作放

微作夷無亦可二字矣作夫

三年

微愈甚曾莽之不若亦可悲矣

宋本作元始三年莽長子與衛寶通書非莽隔絕

衛氏字送獄死先與師吳章議章以莽不可諫可懼以變恠乃夜持血灑

莽第門吏覺發之莽殺字腰斬章章弟子千餘人獨

云敞抱尸歸墓之。是章宗本移在吏民上書之前

漢惟以假借母家以至於亡歸政衛氏與不歸政

非漢之所以存亡者吳章之見亦拙矣借欲諫莽

獨無經典可據理義可陳乃欲為變恠以驚懼之

其僻陋如此不知章之所以為名儒致弟子千人

論吳章見拙惟下宋本無以字存已作得存驚宋本作

者、以何道乎、章之教字、禍矣、敝之事章、可為弟子

法也。

宋本作元始五年莽秦起明堂辟雍靈臺
莽起明堂辟雍靈臺

明堂辟雍靈臺、雜見於孝經、孟子詩與禮記、其制
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後世紛紛之論、所以起歟、

然以理考之、先王舉事、動可為憲、必不如後世之

妄作爾、王者向明而治、古之堂、今之殿也、孝經以

為宗祀之所、孟子以為王政之堂、然則是人君之

路寢、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王者見羣臣、覲諸

侯、頒朔布政、皆於是焉、故曰欲行王政、則不可毀

也、齊何以有明堂、僭也、人謂宣王毀之者、俾革其

僭也、孟子語以勿毀者、教使行王政也、則何以於

之宗祀乎、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饗帝而奉文王、

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于一廟、故迎主致

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

萬物、猶王向明而治天下也、武帝即位、追王文王

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于明堂、

此義類也、是明堂之說也、後世紛紛皆狃於劉歆

四年

論先王舉事
與後世妄作
不同

綱目節錄其
文

覲
見
覲
宋本作

宋本教作
蓋無則何
以於之五
字祀下乎
字無以下
季作春廟
上無一字

散
宋本作
向

乎宋本作
其
靈上有若
字白矣作
已祥

故上之靡
二字故下
知靡二字
宋本無

泮上辟雍
諸侯之學

本無
云下然也
二字

沿
樂上可宋
本無

而成文哉
四字宋本
作乎字

侯下戾止
宋本作于

邁
戾止
作

世室重屋之載。呂不韋青陽總章之比。是可信乎。
靈臺則孟子與詩言之白矣。獨辟靡未有明其義
者。以詩考之。其義自明。靈臺言鳥獸昆蟲各得其
所。鼗鏞簋業莫不均調。於此所論之事。惟鼓鐘而
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靡而已。辟君也。靡和也。古
人用字。通而不拘。鄭康成解雝雝在宮為辟靡之
靡。故知靡與雝同。人君有和德。則天地萬物應之
矣。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靡。無思不服者。亦若此
而已。王制紀天子之學曰辟靡。諸侯之學曰頽宮。
未知何所本始而云然也。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
與民同樂。故以矇瞍奏公終之。胡為勦入學校之
可樂。與鍾鼓諧韻而成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伐
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
學校之役。上章曰皇天維辟。下章曰鎬京辟靡。則
知辟之為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
邁則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乎服淮夷。
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知泮宮之為
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以為一篇之證。

則末矣。王制起於漢文時，諸儒刺經而作。然則其失已久。後世既立太學，又建辟廱，取則於此。是周時辟廱，又異乎養士之庠。若有兩太學者，必不然矣。

孔光薨

五年

論孔光不忠不孝

為上宋本無以字

功上莽字宋本無

王莽篡漢，雖人主失柄，姦計得立，然始終成就之者，孔光也。光受知三朝，位冠百辟，知莽造飾偽行，內懷姦心，而舉以為大司馬領尚書事，文武二柄，悉以授之。一罪也。受莽尊事，貴其子壻，傳道意旨，一一奉承，上奏於朝，莽白行之。二罪也。稱莽功德，可比周公，宜告祠宗廟。三罪也。莽納女為后，光率大臣卜筮，乃言卦遇父母得位。四罪也。及王舜奏言，天下皆向安漢公之化，蜀郡男子輟訟而退，方之文王、虞芮之事，大告天下。光乃稱疾避位，迄無片言五罪也。廷臣名重，無如光者。光尚如此，誰復敢違？致莽晏然不降階序，受圖握璽，光之罪不可湔矣。光父烈君，當漢元時，力辭相位，遠識高風，不忝聖人之後。至光而墜之，是光事漢則不忠，承家

父下有之字無烈君二字

誰復敢違作誰敢違忤

泄宋本作洩
傷下手字責
上不字利下
也字俱無其
何用身作而
可乎

論八使巡行
以誘愚民

論笑王莽者
不當身履其
事

則不孝。當年後世咸以名儒歸之。顧稱其謙恭畏
慎。削藁不泄。以為盛德。是猶愛鉛刀之不傷手。而

不責其無斬蛟斷蛇之利也。其何用乎。
宋本作史民上書前漢後四十八萬人
吏民上書請加賞安漢公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
百七十二人。

世亦恠莽何能致百姓譽已如是之眾也。曰民雖
愚而神。雖神而愚。以其神也。故不可強以其愚也。
故亦可誘。姦人知其可誘也。於是遣八使巡行。名
曰覽觀風俗。而上書者疊疊至矣。而不知民之不

可強也。兵甲四集。社鬼不祀。而誘民之詐窮矣。
莽奏為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
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

讀史至此者莫不嗤莽之造偽而笑之矣。以獄訟
屏置他舍。而曰獄空。縱遣功殺之徒。而曰無盜賊。
餓莩滿野。縣邑比虛。而不以旱報。恐太平之世未
免有此。是口笑莽所為。而身履其事。淪胥於莽而

不自知。亦獨何哉。

宋本作始建國元年春。崇命孺子為安定公。莽親執孺子手流
莽始建國元年策命孺子為安定公。中傳將孺子下
漢曰周公攝位。得漢字。明辟命。莽不得如意。中傳

論漢群臣皆亂臣

殿北面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

則宋本作可字

奏云至又群臣也三十三字宗本無

常在四壁中五字宗本無

論王莽之愚師呂政宗本無字字作若若二字

或問臣有幾曰聞孔子言大臣與具臣矣稱具者鄙之之言也然而弑父與君則亦不從豈易得哉故聖門高第季路冉求乃克當之下乎此者其將何名不能不從弑逆之事斯則亂臣已矣以漢朝觀之奏請宰衡位諸侯王上者羣臣也奏請安漢公踐祚者又羣臣也奏云劉崇等反以攝皇帝權輕者又羣臣也奏進封攝皇帝子孫為公侯者又羣臣也列奏示即真之漸者又羣臣也莽位既定

中傳將孺子下殿莫不感動者又羣臣也臣乎臣乎於斯時也何以羣為乎愚故續而出之以為世戒云

以太鴻臚府為安定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至長不能名六畜甚矣莽之愚也其孩弄當世則自以為智矣天下未有無君之時使嬰也長大一無所知不足虞慮獨無他人乎前四年詔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則漢

送宗本仍

室宗支。可謂衆矣。若天命在漢。此十餘萬人可盡殺耶。縱可盡殺。天下未有無君之時。猶天未嘗無日也。安能逆閉其塗而我常爲之。嗚呼。莽之愚。其

以呂政爲師者乎。

莽曰漢氏滅輕田租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今

莽曰古者什一而稅則國治民富秦廢井田是以兼

更名天下曰王田并起。又置奴婢與牛馬同闌。謬於天地之性。人爲貴

之義。今更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

其男口不盈八。而田曰過一井者。分與九族。敢非聖

制。投諸四裔。

論王莽不可
行仁政

井田良法。致治平之本也。古之帝王。以天下爲公。

視民飢寒。猶在乎已。故均地利。以予民。不專其奉。

加以公卿諸侯。選賢舉德。共行此道。持以悠久。故

法立而弊不生。維持千有餘年。董仲舒欲以限田

漸復古制。其意甚美。而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爲

兼并。未有以異於秦也。夫自爲兼并。則何以使民

之不兼并。又况莽賊盜有神器。據府庫之盛。猶未

饜足。多爲術數。以罔民財。顧欲行唐虞三代分土

養民之良法。是桀能施仁。而跖可責禮讓也。不亦

而下終上
宗本有人
至二字
秦下也字
無
不兼併作
興於庶乎
又字賊字
仁下有義
讓作遜

讀史卷之三

三

遠乎天下田而以百姓包之曰王田其心為如何民以為如何雖然井田萬世之良法不可因莽而指為不可行也如謂賣買奴婢與牛馬同闌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是亦仁政所當先者猶不可以陽虎而廢仁富之說也

三年

時清帝之士猶有齋薛方莽以安車迎薛方方辭曰今堯舜在上下有巢由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強致

行可危行

行可危也言亦可危也危者高也言可孫也行不

宋本明作名

乃作所治下無而字

可孫也孫者卑也可以高言而卑下之是為諂也而孫非諂也可以孫言而高大之是為亢也而危非亢也若薛方者其危行而孫言者歟故君子稱其明而譏子雲之不獲其去也或曰然則子雲美新之作阿衡之比非孫者歟曰其行當危而不危則其孫也亦不能中節矣班固乃謂清節之士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彼方絜已遺汙矯正羣俗其有補於名教多矣何名為無益於人耶

楊雄卒

新莽天曆五

讀史管見

卷之三

三

論楊雄有三
大節可指

宋本假下
無借

則作擬
且又作又且

聖下無人
則下有又

元
宋本作

盈作言
盈

行作術

字有字

漢帝玄思好
元年

論劉歆漢之
亂臣向之賊

子雲賢者也而有可議者、論語乃孔門弟子記諸善言、誠有是人相與問答也、法言則假借問答、以則論語、且又淺近特甚、有不必問、不必答、不必言者、此一事也、易更四聖人而後備、畫之足矣、恐世之未達也、則有文言大象小象繫辭之作、上下千餘年、聖人不得已也、太玄則艱深其語、以擬周易、而無補於易、千有餘年、學者廢而不講、此二事也、雄之言曰、天收其聲、地藏其熱、觀雷觀火、為盈為實、蓋以數知事也、先與董賢同官、後又臣事王莽、

黽勉遲留、至有美新之文、投閣之耻、何其懵然不智耶、是三者乃雄學行之大節、而可指如此、或者乃疑孟子而尊子雲、孟子蓋如青天白日、無可疑者、而乃疑焉、則其尊子雲者、蓋亦不能識子雲也、其淺近豈不有甚矣夫、

道士西門君惠謂將軍王涉曰、識文劉氏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國師公秀謀劫莽、事泄、秀涉自殺、

劉歆博極群書、先知識文、自成帝時已更名秀、冀

以應之。豈非董子所謂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者耶？既羽翼賊莽，革漢為新，又與莽通婚，富貴兼極，乃欲圖莽以遂其志，人而如此，亦犬彘不食其餘者矣。先儒謂周禮非全經，乃六國陰謀之書，欲以亡秦，而歆又補綴附會以成之。凡莽所以勞弊精神，困苦天下，征財斂怨，泥古召亡者，此書之用，十居六七。而歆當國師之號，則知莽受教而為之也。總歆行事，是謂漢之亂臣，向之賊子，而前史顧以父子異同品之，何其昧於輕重之甚哉。

莽欺天

更始元年秋九月漢兵後宣平門入莽在漸臺衆未圍之斬莽
王莽殺之誅嚴尤等

郵宋本作

怪才下無智

不下無能

宗本者下

無日字

譚郵憚費興田况數人而嚴尤其最也。人孰不有才，用其才之為難，孰不能事人，能得所事之為貴，尤也。材氣不群，策畫皆驗，而不見庸，卒以誅死，惜哉。此數人者，不能自憇，而失身於莽也。評尤者曰：豈不知莽之必喪，獨裴回而安待，非矣。責尤不當仕莽可也。既已立乎其朝，貴為將相，乃欲臨難脫身自免，是重罪也。故范升說王邑，馮衍說廉丹，意

仁上無於

莽下無始
節作義
直作正

七作比

嗚呼
宋本

欲使之圖莽者。二人不從。寧為莽死。蓋與尤同意也。因是而論莽曰。聖人之於仁。如水之濕。火之熱。雖欲不如是。不可得已。所謂利仁而行者。則異乎上智矣。所謂假仁而行者。則異乎中人矣。小白重耳。假之深者也。王莽假之淺者也。莽始者折節砥行。以厲言正色。矯行直道。交結賢俊。招引聲譽。掩四父而出其右。視漢庭如無人焉。未聞有見幾君子。逆照其姦者也。及排斥定陶。先罷歸第。次遣就國。離權失柄。荏苒五年。外雖竊名。中乃追悔。七得復用。於是改前日所為。忤恨者誅傷。比周者登進。專為身計。惟恐失之。浸及異謀。終於夷覆。本未前後。幾類二人。貪利無饜。至於篡奪。福不盈眦。臭遺萬年。自古亂臣賊子。共由一轍。終不戒也。悲夫。或大謂莽既得天下。諸侯賓服。四夷不侵。英雄豪傑。潛伏未奮。若能因漢制度。持循弗失。勿宋本一切安靜。不為紛擾。亦何愧於逆取而順守者。則天下固且為王氏有矣。曰逆取順守者。先儒失言。無是道也。湯武之事。孔子固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名為逆哉。既

二年

論光武明識
天度

曰取之或可以逆則亂臣賊子弑父與君自古以
來何為必討而不赦哉况莽全用詐謀誑耀海內
下則欺人上則欺天以此得意一時若又求係長
世不罹禍敗是無天理矣

大司馬秀收王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
千章王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亥子自安

天下大物也非量淺器不宏者所能舉也光武討
王郎時勝負誠未可必諸將既或與之關通則不
願蕭王之捷者良不少矣非光武明識天度置而
不問文書經目知其姓名言語縱不形之辭色左
右前後孰不懷疑人心一搖雖河北亦且不保况
帝業乎此觀於乃祖季布雍齒之事能自得師不
待人贊勸而喻者也或乃挾人陰私搜剔記疏稍
涉疑似株連蔓引鍛以獄訟加之惡名如魏武之
於崔琰楊訓者方之世祖得失為如何

蕭王徇河內太守韓歆降

光武既出如日東升有目者可以覩矣歆不降何
待然為更始守要害郡初不陳詞布義有去就進

光武薄韓
歆為人

退之文。金鼓一傳。卽遂屈服。身與城守。莫繫重輕。光武雖得河內心。亦薄其爲人矣。于後致位三公。證歲饑凶。指天畫地。不能動聽。以至自殺。其有以夫。若鮑永則異乎此矣。

蕭王比擊尤來。大捨五幡。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爲所敗。王僅得免。歸保范陽。初軍敗。或言王已歿。衆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有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乃定。

光武將兵至是三年矣。破尋邑。斬王郎。盡有河北。反爲一賊所敗。其失云何在。乘勝輕進也。夫城守而開門者。雖有百萬之衆。不敢入。行師而遇伏者。雖有韓白之將。不敢過。若狃於戰勝。忽敵而追之。鮮有不敗者。此趙克國所以徐行而驅之。老將特重。蓋知此也。然則王遽散兵。歸保范陽。何也。曰。此光武所以善敗也。始因輕進。以挫吾銳。旋卽匿形。以張敵心。此賊之所以可滅也。方軍中之不見王也。吳漢曰。王有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嗚呼。使隘心忌衆。如李存勗輩聞此言。漢必不免矣。

漢光武建武元年

光武乘勝
進

東漢紀

世祖光武

建武元年

諸將固請上尊號。王未許。會有奉赤伏符來曰。劉秀
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
臣復請。王乃卽位。

論光武信符
命亦盛德之
異

光武舉兵何爲也哉。始則爲宗社復讎。除去王莽。
旣而兄續遇害。更始稱尊。人心不歸。天下失望。英
雄材智。雲合景從。河北旣平。雒陽將下。諸將奉上
尊號。光武辭避。亦已再三。於是焉而卽位。縱微赤
伏符。孰以爲不可。何必見符命然後決計乎。正使
符命有劉秀之文。固已當之。又何必按據以爲受
命之徵也。其後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諸符讖。逮
衆情舛望。纔減其一。而王梁尋坐罪廢。讖言安在。
嗚呼。以英睿剛明之主。親見王莽信尚奇恠。而躬
自蹈之。其爲盛德之累。亦豈少哉。
宛人卓茂。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王莽
居攝。以病免歸。上卽位。先訪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
名冠天下。當受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論光武光復
舊物享祚久
長不止封卓
茂一事

司馬氏曰光武初卽位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
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也

世祖之所以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者非止此一事
也尊賢下士寇恂以此說耿况矣所到不虜掠馮
異以此下苗萌矣僚屬從事一如舊章識者以此
屬心矣黜陟官吏能否除王莽苛政河北以此喜
悅矣平王郎燒棄文書及以以此畏服矣命將不
必屠城略地要在平定安集之赤眉以此破散矣
泛觀建武政事咸有思而無斁此所以光復舊物
享祚久長也若方用兵征伐之時他善不著獨封
一循吏遽可成功此近於迂儒滯見非尚論之達
觀矣如漢高約法三章則其時多寬大之政唐太
宗首戮佞人則終身有從諫之美譬猶天球一擊
而無琴瑟鼗鼓祝敵笙鏞相與應和則蕭韶亦安
能獨終九成之奏哉
諸將圍洛陽朱鮪堅守不下帝以鮪所善岑彭往說
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
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白帝帝曰舉大事者

論元武愚李

不忌小怨。鮪若降，官爵可保。河水在此，吾不食言。鮪乃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李軼、朱鮪同殺劉縯，光武以計誅軼，而赦鮪封侯。何也？初，更始信諸將言，疑縯，軼遂與新貴合。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及更始陳兵收劉稷，軼、鮪勸并縯殺之，而鮪自陳大司徒。遇害時，與其謀，是則軼之可怨，重於鮪也。光武既誅軼，則亦可以釋怨矣。使無軼而鮪獨害縯者，光武處之當不若是也。

封功臣梁侯鄧禹等

二年
論鄧禹無愧
元功

光武起南陽，破莽軍，功無與二。更始稱帝，尋授以兵。光武遂自雒陽專征河北，鄧禹雖與帝同鄉曲，然親非有里閭之恩，師友之分，踈非有游談之助，援手之先也。蕭王之至鄴，鄧禹杖策追及，從容畫計，不如子房。險難出奇，不如戶牖。餉食補卒，不如蕭何。攻城略地，不如曹參。纔一將兵入關，又為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顧居首。當時無異議，後世無貶詞。光武何取於禹，而禹何以致之也？曰：禹初

見帝時。勸帝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語者。自李通耿弇賈復吳漢皆未之嘗言。且任使諸將。各當其材。此固高出諸將之右矣。一日帝披輿地圖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如何。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是又非諸臣所能及。雖伊周之徒。啟告其君者。不過如此。嗚呼。此光武所以深知。而禹之所以自許者乎。以此而圖形雲臺。藏名太室。為東京元功。真可無愧矣。

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功臣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

論光武苟簡建置

古之亡國。皆以無道。帝言是也。未聞以地多而亡者。則有中否焉。先王分土三等。自百里而殺。柄制輕重。足以有邦。小則財賦甲兵。亦能自守。大則禮樂征伐。不得僭行。自唐虞迄三代。襲為成法。漢初既不能復。光武再造。宜稽古以有為。因丁恭之言。詳立善制。而又率意所欲。苟簡建置。且是時以功

勲錫茅土，豈皆有道之人耶？土宇既廣，所入既厚，滿而不溢，誰克臻茲？故聖王之法，必關盛衰焉。帝以陰貴，人性寬仁，欲立為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不肯當，乃立郭氏為皇后，子彊為太子。

論光武立郭后之誤

陰氏之納，本帝所屬心，郭氏之為夫人，蓋不得已耳。况陰氏又在先，耶陰氏雖以郭氏有子而讓，帝原初心，論先取貴有德，恩不得已之意而立陰氏。郭亦何由生怨，而他日廢立之端息矣。光武明略，筭鮮遺策，而獨誤於此，惜哉。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過潁川，謂左右曰：我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敕屬縣盛供具，以待復。一人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歸。復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復先在坐，欲起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極歡而去。

論賈復不如廉頗

議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藺者，非也。廉藺之釁，先起於頗，相如降心，頗即引罪，此所以為賢也。賈復不戢部將，殺人他境，寇恂戮之，天下之惡一也。

急作憤

讀史管見

卷之三

三五

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更蓄忿欲手刃之逮至帝前忿猶未解殊無責已訓敕不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鋒恂則得矣復豈可與廉將軍班也帝當先以曲直曉戒使復慙謝然後開宴慰勉之聽其歡

戒作之

勉下無之字

新作自

五年

論馬援未嘗考仲尼深旨

而作以經

比後作

難

釋則尤善矣馬援謂高帝無不可援曰不如高帝乎無不可

無可無不可孔子自謂之言也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而求其義設有人焉離世絕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美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美亦委隨苟合之人耳謂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謂聖人無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而行之實未易蓋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非可以淺心小智窺非可以常才近用到也古聖人有同是道者堯舜文王而已矣後世欲狀人之通儻不泥者必曰無可無不可窮究要歸則纔足謂之無不可耳援亦稔於衆所常談未嘗深考仲尼之微旨不

耳你尔

亦你者

耳你尔

讀史管見

卷之三

三五

尔矣宗本作如是之見也

足恠也學者則不當爾矣。
伏湛免以侯霸為大司徒大司徒侯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不及以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論閔仲叔慷慨以身為辟士之法

凡人致位公卿固鮮以薦進人才為事其有能旁招遠取作列于庶位者往往以常情待之或名人望士則度其志在於用也或故舊所識則以為有求於我也苟命以官榮以位斯足矣吾固無求於爾

之本二字宗

無者字亦

爾亦默默不必强聒于我也寧復有諮詢之意求益之心哉閔仲叔慨然以身為辟士之法明士之從召者非必皆為利祿也其所以警動多矣。
宗本上有是歲二字
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東海王良山陽王成

論光武嚴陵君臣之際

至京師

善美哉光武嚴陵君臣之際也高平范仲淹論之曰光武於是時當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子陵於是時當蠱之上九眾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

自古宋本作

日恩禮作其礼

祖下字本也

於字

請作奏
無制字

此字

武之大也。先君子有言，自古創業垂統，與增光前
 烈之君，待遇臣下，恩禮雖一，然嚴威儼恪，常施於
 爪牙介冑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巽謙屈，
 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勵其廉靖無求之節。故
 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漢高祖立，能召齊王田橫
 於海島之中，而自恨終身不能致四皓。世宗倨見
 大將軍青，至於汲黯奏事，或時不冠，則走避帳中，
 使人可其請。光武制御功臣，不少假借，而詔徵處
 士嚴光等，或陛見帝庭，伏而不謁，或使者再聘，不

肯就車。雖博士范升有誇上求高之奏，帝不以爲
 然。各從所志。夫此三君，內平四海，外讐百蠻，可謂
 英雄豪傑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行於暴秦強楚，而
 不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行於匈奴西域朝鮮兩粵，
 而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行於尋邑王郎赤眉銅
 馬隴蜀之君，而不行於嚴光周黨王良王成。惟公
 孫述獨能行之。述招聘李業之流，怒其不至，或劫
 以兵，或飲以酖，或械其妻子，疑若最能行其威令
 矣。然述之威能行於李業而不能行於吳漢，何也。

屈上當宗本
作可

綱目節錄其
文

故人二字宗
本

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
 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反是道者。難乎免於
 亂亡之禍矣。先儒或因呂望同載之事。而論子陵。
 謂聖賢遇合。蓋自有時。潔身亂倫。非所取也。此未
 足為知光者。王良友人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
 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嗚呼。雖為良故人。發
 此言。其所箴亦眾矣。惜乎史失其名。其賢矣哉。
 建武六年。詔曰。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今戶口耗少。而
 官吏尚繁。其令省減。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

十置其一。

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不
 惟逸豫。惟以亂民。亂之為言治也。治民之亂也。堯
 舜及三代。令王與後世。仁明之主。未有不由斯道
 者。惟不知所職。無意乎民。則疾痛冤苦。不以關心。
 又為虐政暴賦。以殘之。其事固多。而尤甚於不為
 官擇人也。以讀書干祿者。設科場。以官人。以為子
 孫計者。許任子。以官人。以胥史積勞。而官人。以推
 廣恩寵。而官人。以入貲粟。而官人。以納交貴勢。而

論光武知人
上繼天之職

稟下宗本
多字

身儻字

不便作家一字

甚病下宗本有
不以為利己也
之六字

斯下亦有字

玄宗本作元
始作性

故上有所是

祿作賞新作
羣位作穀
人作情物
作字

減作簡

官人以聚斂而用掊克者，以不欲聞過而用諂諛者，以快怨讎而用讒誣者，以樂攻戰而用殺伐者，以好遊畋苑囿而用捷給者，以務為無事而用闕茸嵬瑣罷軟不勝任者，於其間又隨人欲以奉親養疾婚嫁生理便不便為請者，如此十餘條，其何所為耶？其為民耶？其為身耶？儻曰：為民，則此十條民所甚病，儻曰：為身，則稽之經訓，驗之往事，凡為是者，不為致治，祇以召亂也。然則人君可不深致意於斯，以此十餘條之人，俾為守令，行動課農桑，蕃息百姓之政，猶食饗之禮，姑設大羹玄酒以為不忘本始之美觀，而厭飫飽足者，自繫乎窮口腹之欲，備鼎俎之奉，豈為禮哉？故王莽建諸侯，千有八百人，附城之數亦如之，俸祿不給，取足於民，立召土崩之禍。光武初起，若拘滯俗見，必曰：當不吝爵祿，收新附之心，不當省約員位，失士夫之望也。即位既六年矣，天下向平，是又常人欲增修文物，粉飾治具之時，而乃獨見遠覽，併縣國，損吏員，其後文書調役，亦從減省，天下晏然，不知勞擾，猶畜

玄凡曰

綱目節錄其

斯作於

弓下者不

七年

論光武修已
裕天

形於二字宋
本無亦作而

今夫斥松至
於獲則何益
三十字宋本
非意之毀貶
過矣然於我
則何損之十
三字而已

期下也字無

伊尹作稷契
伊周公作伊
周抑下有字

意下者辭
謙二字

魚而裕其水，牧羊而豐其草也，可謂深知人主繼

天之職矣。赫然中興，不亦宜乎？又按此詔六月所

下，歲十二月，即詔以往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

稅。今糧儲差積，其令收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嗚

呼，人君意在斯民，則其見効之速如此。此孟子對

齊王所以有不為之論也。

宋本七月晦三字存上，恐有字之學

日有餘之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損，行人君所不肯行者，可不謂聖乎？常人之情，鮮

不誇已造大，縱不自形於言，聞人譽之，亦終不惡

也。所以然者，非內不足，則識量狹爾，曾不思過情

之譽，於我何加？今夫斥松為櫟，貶之過矣。然於松

則無損，崇猶為蘭，稱之過矣。然於猶則無益，故君

子自修而已，有其實者，名必歸焉。伊尹、周公，人臣

之師，士有大志者，固以是自期也。然人謂我曰：子

伊尹也，周公也，則歉然而辭之，歟？抑偃然而居之，

歟？歉然而辭者，其心未為不仁也；偃然而居之，則

羞惡之心亡矣。夫伊、周，聖人也，而我冒之以自張，

海下字存
中字

百姓作有字

亦嘗以彼所行而參諸已耶果天民之先覺耶果
 有動罔不吉之德耶果能格其君縱欲之敗耶一
 夫不獲果如已納之溝耶厥后未為堯舜心果愧
 耻耶果能多才多藝而不驕不吝耶果能吐哺握
 髮字以來天下之士耶果能思兼三王憂其不合耶
 果能膺戎狄遠犀象以寧百姓耶果能制禮作樂
 頒度量耶天下大服耶反求諸已苟一物不稱則
 伊尹周公之名非我所敢當與其如王莽以周公
 况已不若霍光不聞有伊尹之為質也輔弼大臣
 誠明此道則能交修君德使君亦不自聖欲天下
 不治不可得矣不然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鷓雉詩
 人所以譏衰周之君臣歟夫聖者無不通之稱聰
 無不聞明無不見思無不得動無不中言必可道
 行必可法貫三才備萬善至神妙物與天同功詎
 可輕易而居之秦漢之君實則不至乃多侈心行
 義寡薄而曰聖德謀猷乖謬而曰聖謨苟有小益
 於時而曰聖功光武蓋稔聞熟見而羞為之故因
 日食而下此詔其所以修已格天超出百王之表

表宗本作上

可為後世法矣

帝與鄭興議郊祀白吾欲以讖斷之對興曰臣不為讖上怒

卿非之耶興皇恐曰臣未之學無所非也此法亦多未嘗不中亦非也

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

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者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

於考測必欲奇中故分流別派其說浸廣要之各

有以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義處命理

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歲

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夷考其行事蓋儒流之英

傑也何乃蔽於讖文牢不可破耶王者父天故祭

天子陽位報本反始所必當為者但承秦之後古

禮散亡漢家舊章又因莽廢則宜詔學士大夫考

古定制奉以周旋者讖何為哉讖何為哉鄭興身

遇明君當極論其非以解主惑一被詰責遽出孫

言君子非之

宗本宋本作吳漢破公孫述拔廣都帝必欲降之下詔詔諭述終諸將大破公孫述帝欲其降詔諭之曰今若自詣則

宗族可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

光武於叛亂劇賊或自擊滅或命將討平之文誥

論光武蔽於讖文

以也作所見易道所明之

牢作而

十二年

論光武待隴蜀盡誠

之詞鮮矣。惟待隴蜀二方，曲盡誠意，當其垂亡，尚
頒詔諭，非囂述執迷不返，亦不窮竭兵力，必禽之

長宋本

也。光武真仁者哉。

宋本作吳漢振旅而歸，大封功臣，以吏事責三公，功臣並不用。功臣鄧禹等皆以列侯奉朝請，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竝不用。

十三年

論光武命官
倒置

二十八將之中，平時專以攻城略地，善戰鬪，自名
者，既偃甲兵，是誠不可使臨民而受政也。若鄧禹
賈復、寇恂、朱祐、祭遵、卓茂之徒，則皆公輔之器，宜
為宰相、平章大論，乃一切待以功臣，不復任用，諸

不在其位，四
字宗本若

人雖有經國遠猷，不在其位，豈敢自陳耶？又後漢

字宗本若

三公，乃成周六卿之半，聞三公無其人，則以冢宰

自而字云及字三

兼師保之任矣。未聞使司馬、司空、司徒而居坐論

十五字宗本為三公也，今也既曰三公又十一字

之職也。且既名之為公，雖六卿之長，所治不得班

焉，反以百官有司叢脞之務責之，是漢朝有事而

以亦名

無政也。豈非倒置之甚耶？且以大司馬、大司空、大

多居字

司徒為三公者，莽制也。而光武不知革，安在其嘗

大義也

受尚書乎？

十五年莽款直言直亮宣詔責之款自殺

大司徒韓歆好直諫於上前，證歲饑凶，指天畫地言

十五年

編目節錄其
文

論光武之失
八九條

甚剛切。帝怒，免歸田里，復遣使責之。歆自殺。

歆為大臣，面折庭爭，職也。然於君父之前，指天畫

地，以信其說，則過於直矣。光武苟能康色受之，不

亦美乎。斥使去位，罰已甚重。又宣詔責之，是不欲

我殺之，而欲其自死也。彼聞詔而死，亦何異於我

殺之哉。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而光武不亡，何也。曰

光武躬討亂賊，立君臣之義，克復舊物，盡子孫之

孝，變亂為治，以致隆平，功既高而德亦厚矣。故雖

過於韓歆之戮，未足以傷其大全也。且在位三十

三年，詳考其失，不過八九條。封子密，廢郭氏，移太

子，殺韓歆，斥桓譚，貶馬援，信圖讖，行封禪，黜呂太

后而已。雖眾美盛多，然此八九條者，亦深為仁明

之累，不若俱無之為善也。是故行無不善，而後王

道備，稱聖人矣。

大司徒歐陽歆坐前守汝南，贓罪千餘萬，下獄。歆世

受尚書，八世為博士，諸生守闕求哀者千餘人，竟死

獄中。

學貴乎行也。歆為二千石而有贓千餘萬，不知世

論光武不赦
歐陽歆所以

儼有位

十七年

論李子春非
知平君之比

讀史管見 卷之三
授尚書傳而習之者在書一篇何等也汗行莫重
乎竊賄國法莫嚴乎主賊故歎雖八世為博士諸
生求哀者數千人而帝終不赦歎誠不足恤所以
深警乎有位非不恕也

懷縣李子春孫殺人懷令欲殺子春趙孝公良寢疾
上臨視問所欲言良曰素與子春善願乞其命上不
可良薨帝追思良乃賞子春

昔武帝既許隆慮主入錢千萬豫贖其子死罪已
而恐上無以見高帝而下負萬民遂食其言斷則
斷矣曷若初以曉主不為輕諾之無憾乎孔子曰
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光武監之故拒叔父良
之請而李子春竟得免死者其孫殺人非昭平君
殺傳之比也處事若此何善之如
帝置酒燕宗室諸母相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
款曲惟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笑曰吾治天下亦欲
用柔道行之

君道則天而不可過於剛故不耀威武不峻刑誅
降心以受言溫恭而接下凡此所以濟其剛也臣

論光武剛柔
以時

道則地而不可過於柔，故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君不義則必爭，道不合則必去。凡此所以濟其柔也。此所謂天道下濟，地道上行，上下交而其志通。君臣之正理也。若君一於剛，臣一於柔，則驕亢暴戾之勢行，卑陬阿曲之態生，而君臣之理亂矣。光武為布衣，憤憤懷復社稷之慮，既平賊莽，又值羣盜四起，焦思勞體，以屈眾智。東征西討，得隴望蜀，至於混一而後已。非剛德則天下何能致此。然性傷嚴急，政尚迫促，致日月失行，下飾詐偽。朱浮以此

剛之字
自是之字
柔本
任之

柔本無物字
泄作洩不及之
上有三十字

七字

諫於前，鄭興以此諫於後。又使司隸督察三公，而陳元復陳寬大之說。以王莽罔密為戒，帝皆納用。自是留意柔克之政，而有柔道行之之言。所謂知柔知剛，惟其時物，濟其不及，以泄其過，無過不及，以趨於中。情性既治，王道成矣。使光武於尋邑南伐，王郎僭號，芳步躑躅，隴蜀不賓之時。一以柔克待之，其不為人所禽也幾希。夫過剛固非全德，然君而不剛，則失馭臣之柄，或垂拱仰成，無所可否，或重違其意，黽勉順從，或為宴樂聲色，玩好所移。

九年

宣哀過舉

宋本無宣

而不復省察，或為强大形勢，利害所脅，而不敢進退。陽剛方屯，正當取法乾健，乃又從而諷以光武柔克之事，尚謂吾君恭已，搗謙為未足也，亦以異

乎朱浮、鄭興、陳元獻替之忠矣。

宋本作十一年冬，五官中郎將張純奏禮為人子事，太宗降其私親當除今四親廟，以其私親當除。

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宣元於太廟，成哀平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建武二年，始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

世宗，明年立四親廟于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

春陵節侯。至是，張純、朱浮、戴涉請除四親廟，立元

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乃詔

祀昭宣元於太廟，成哀平於長安，春陵節侯於章

陵。其長安章陵皆守令長侍祠。此光武中興之廟

制也。夫孝成而後，三世無嗣，王莽篡時，漢祚既絕，

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

與哀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不可者。一聞

綱目節錄其

純等建議斷然從之曾無留難章陵四祠茂有異
等彼何所為而然耶寡恩之譖潛既不聞於當年失
禮之議後又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宣哀過舉益明
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
違而不守哉。

郭后既廢太子彊不自安數懇上願備藩國詔曰春

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

太子彊崇執謙退重久違之其以彊為東海王陽為

皇太子

論光武違道

綱目節錄其

夫婦天倫也妻而失德可黜乎曰可古之人有行
之者仲尼是也則如刑家何曰可黜者謂失德之
甚者也父子天性也子而不肖可廢乎曰可古之
人有行之者無帝帝堯是也則如義方何曰可廢者謂
不肖之極者也失德未甚不肖未極則聖人處之
亦未至於絕也極郭后寵衰怨懟亦婦人之常態而
太子彊過失不聞於中外光武以是焉黜而廢之
違道多矣而謂我無所左右者豈其然乎且陰郭
二姓皆非貴族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

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說也。借如立貴者，彊非后子乎。蓋不若於義，故不得於言。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則是非得

失之分，不待辯而自明矣。

宗本作陰興禮賢好士門無游俠與張宗鮮于哀不

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與張汜杜禽厚善，知其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世以是稱其

忠。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惟克治私心，務契公理

者能之。君子而從事此道，其可以為世宰衡，司人

主黜陟賞罰之柄矣。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欺為邪，

為盜為亂，時所鄙棄，鬼瑣恣睢者，莫不得愛而富

貴尊榮之，憎而不知其善，則為賢為智為忠為直，

眾所推稱，傑特英發者，莫不取憎而貧賤僇辱之，

天下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惟善人惡人用舍是

繫。若愛憎如此，雖伊尹周公無救亂亡之禍矣。嗚

呼，陰興貴戚也。茲事則百世之師也。

太子太傅張湛自郭后廢，稱疾不朝，強起之為司徒。

論陰興茲事
百世之師

陰字師下
也字系本字

三十年

讀史管見

卷之三

四

論張湛不以三公疾其義

固稱疾篤乃止

以官有常職論之、皇后廢興、非宮傳所當知、以事君之義言之、天子以失愛而廢后、雖具僚猶當諫、又况母愛則子抱、巢傾則卵覆、此張湛所以身居羽翼之任、當郭后之廢、即不欲仕歟、然則不諫何也、度光武之意、不復肯回也、稱疾去官、不以三公

疾其義、張湛有焉。

二十二年蜀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之即頭火、即滅後守弘農、虎負子渡河、帝興之拜光祿勳、問何德而致對

曰、偶然耳、左右皆笑、

論劉昆之言、朴而文、淡而

物象之應、或嘗以是致之、或復為是而不能致、蓋難必也、以為必可致、則妖恠而近誣、以為不可致、則感格之理息矣、且歲有水旱、或祈而得之、或禳而去之、鮮不裕然自足、以為精誠所致者、蓋未知劉昆偶然之對也、其言也朴而文、淡而味、君子哉

若人、

二十四年武陵蠻叛、馬援請討之、帝愍其老、未許、援被甲上馬、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遂遣之、

二十四年

馮婦接幾於

讀史管見 卷之三

人臣用舍進退當於義則已矣援得事世祖既二十年自用人論之位不稱才爵不酬忠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也自致身論之鋤先零守隴西出塞漠平交趾劬勞鞅掌亦既勤止固非尸祿素餐無報效者然年齒衰暮旅力既愆則可以乞身于君告老而去馬革裹尸之志雖曰壯猷不幾於馮婦之所為乎卒使讒言得行主眷不終此君子所以貴於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

十五年

初馬援在交趾還書戒其子弟曰杜季良豪俠好義宋本作馬援至臨鄉士卒復帝遣梁松責問松曰吾不願汝曹効之効而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季良是杜保也與梁松竇固善曾有言保為行浮薄亂羣惑眾馬援萬里還書以誠子弟而松固與之交結扇其輕僞敗亂諸夏帝責松固二人叩頭流血得不罪保坐免官松由是恨援及討武陵有兩道可入耿舒欲從充道援欲進壺頭上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不得進會暑甚士卒多死援亦病舒歸罪於援奏援遲留失利上使梁松乘驛責援因代監軍會援

讀史管見

卷之三

五

卒松因是構之上大怒遣收援印綬援妻孥皇懼不敢以喪還

論光武智有所困

梁松坐馬援書叩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乘

驛責援代監其軍獨無他將可遣乎何慮之不精

也且援請營壺頭耿舒請從克道充兩事俱上帝從

援策尋復聽舒咎援失利誣陷之言又自松口帝

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此舉屢失事

宜得非春秋既高智有所困耶不然有臣如援而

不保終其為君德之累豈小哉

綱目錄其文

二十六年

初作壽陵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壠同

樂生惡死者人情一也惟聖賢則無貪戀之心知

生不可益死不可免故也或者欲益生而免死所

以亂於禮也漢世天子即位豫建陵廟唐已不能

及矣光武幸南陽宗戚丐復十年帝曰天下至重

日慎一日敢望許久耶及壽陵初作即有迭興之

念此皆理所必至而人所諱言者明達如是宜其

永終天祿享國久長也

論光武明達

廟下系存之
不以少諱也

惟作復

綱目錄其文

二十八年

論陰識之賢
可用

讀史管見卷之三十一
上問誰可傳太子者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
正色曰宜用天下之賢材帝稱善即拜佚為太傅桓
榮為少傅榮為少傅

張佚之對述疏廣之意耳謂太子當師友天下英
俊則可矣而陰識自賢舅也惟賢是用不以親廢
參置眾正豈不尤善桓榮蓋亦受經飾行之士知
道則不也是亦夏侯勝之徒歟勝曰士患不明經
苟明經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榮陳其印授車馬誇
示諸生曰今日所蒙稽古力也嗚呼明經而取青

紫稽古而得印綬自兩漢名儒已為此言聖門大

學曾無識者舍此從彼流弊益深可勝嘆哉

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九之後會命岱宗
中元元年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九之後會命岱宗
乃召梁松等按識文言九世當封禪凡三十六事於

是東巡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羣臣從用樂如南
郊事畢御輦登山更衣晡時升壇北面尚書令奉玉
牒儉天子以寸二分壘親封之訖再拜下禪祭地于
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臣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

論光武七失

讀史管見

卷之三十一

五十四

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以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有緯書識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矣。登封之事，原本於柴燔而失之者也。詩書紀巡狩而柴者，記所謂祭天也。至于岱宗陟其高山云者，記所謂因名山也。有山則因以爲高，無則于郊而壇，其義類一也。又有大事而告于上帝者，武王克商，始有天下，故柴望而告也。舍此則瀆矣。記以饗帝于郊，與升中于天爲二事，則傳者之失也。然則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略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故前世論登封者，莫善於許懋。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陷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且世祖享國至是已三十年，四垂無虞，中土寧謐，其心浸滿，是以告功皇天，明示得意而不自知其多失也。不法唐虞三代而法始皇武帝，一失也。按識文九世當封禪，則孝成之世，今乃自

登封之事原本於柴燔而失之者也。詩書紀巡狩而柴者記所謂祭天也。至于岱宗陟其高山云者記所謂因名山也。有山則因以爲高。無則于郊而壇。其義類一也。又有大事而告于上帝者。武王克商始有天下。故柴望而告也。舍此則瀆矣。記以饗帝于郊。與升中于天爲二事。則傳者之失也。然則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略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故前世論登封者。莫善於許懋。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陷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且世祖享國至是已三十年。四垂無虞。中土寧謐。其心浸滿。是以告功皇天。明示得意而不自知其多失也。不法唐虞三代而法始皇武帝。一失也。按識文九世當封禪。則孝成之世。今乃自

綴於元帝孝元而削去成哀平三君。二失也。玉檢祕文，人不得見，是必祈求末年。三失也。前年拒羣臣之請，謂百姓怨氣滿腹，吾欺天乎。豈有治天下三十年，民怨未除，纔後兩歲，即已歡洽。此四失也。勅戒郡縣有上壽稱笑者必髡。今屯田詔墨未乾，乃自令梁松等討論故事。此五失也。奉高后配地祇，未幾黜降廟主，歸于寢園。此六失也。即位改元，終身不可改矣而又改之。此七失也。凡此七者，人君舉動之大節，而疵病如此，惜乎光武勇智出倫，而學問不足也。或曰：何以逆料玉檢之為祈求末年？曰：以改元曰中元，則知之矣。雖曰景帝嘗爾耳，然景帝復有後元，亦可驗其不以終事為諱也。光武年及耳順，方建中元，則意在久生，不言而自見矣。其視向者對宗族乞復之言，壽陵迭興之詔，即已大異。蒯徹所謂人心無常，詎不然哉。夫元一也，乾元萬物資始，坤元萬物資生，既已始矣，不可又始也。既已生矣，不可又生也。人君之元，即天地之元。謂始元初元，中元，後元云者，不識元也。不識元，則不能體仁。

以 綱目節錄其

矣 初元二

則上宗本有
獨曰始仁中
仁後仁可乎
不能純仁十
四字

論光武莫大
之感

則於長人之道幸而中者有矣其不中者又可勝
數耶

起明堂靈臺碑帝信讖文用以決疑桓譚諫曰先王所記述咸以仁

義正道為本無恠誕也蓋天道性命聖人難言子貢

不得聞况後世鴻儒乎今巧慧小才之人增益圖書

矯稱讖記以欺惑人主可不遠哉帝大怒曰非聖者

無法當斬譚叩頭流血久乃解貶六安郡丞道病卒

父子君臣之倫禮樂刑政之具以至取予之一介

交際之一言加帚於箕之儀捧席如橋之習無非

性與天道也謂此非性與天道則人所以行乎父

子君臣禮樂刑政者是皆智巧偽設土苴糝糠之

迹而性與天道茫昧杳冥無預乎人事此豈五經

所載孔孟所教耶韓愈謂軻死不得其傳信矣桓

譚以此曉世主宜其言之不入也孔子曰非聖者

無法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可以當聖之名

臯陶稷契伊傅顏孟之徒抑其次也讖書不出於

此十數君子張衡以謂出於哀平之世虛偽之徒

要世取資者也而光武方以聖尊之且欲斬戮正

士莫大之惑可為來世之永監矣

此十姓辱于清河後人張聞升重校

皇國野史地輿志卷之四

魏志卷之四

魏志卷之四

魏志卷之四

魏志卷之四

魏志卷之四

魏志卷之四

讀史管見卷之四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漢紀

孝明帝

永平元年帝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座退坐東廂侍官立神座後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後以為常

送死之禮即遠而無近至于墓則終事盡矣人子

論明帝此舉生於原廟

孝思不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理義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魄爲有知。虛廟祐而不重設。復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夫喪葬即遠。豈得已而爲之。不可沐浴而不歛也。故爲之歛。不可歛而不殯也。故爲之殯。不可殯而不葬也。故爲之葬。皆爲中制以節賢者之過。而引不肖者之不及也。若遂孝子思慕無窮之心。則葬之之不得見。曷若存之於殯之爲近。殯諸客位之爲近。曷若勿歛勿浴勿飯勿含之可以稱吾之不忍也。原情三此。則大聖至愚均於不行。故不若循理中節之爲當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蔡邕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簠簋籩豆。尊彝鼎俎。惟禮之循。而兢兢業業。監于光武成憲。損益修

二年

明之期乎至治。其為孝也。雖聖王何以加諸。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上幸辟廱，遣使者安車迎老更于太學，上俟于門，至階，上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五更南面，禮亦如之。

論桓榮不知修身治天下之旨義

詳此禮即大學與辟廱相去亦非近地，以帝幸辟廱，遣使者安車迎老更于太學，則知之矣。是則漢世辟廱不為養士之所。顯宗以迎老更而至焉，非此時也。則黌序之設，遂虛之邪。商周存先代之學，故記養國老於某庠，養庶老於某序，且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矣。不應以為未足，又建辟廱也。觀顯宗尊師之意，多儀及物，數千百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也。惜乎桓榮授受一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六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軻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必矣。

綱目節錄其又

三年

圖畫中興功臣二十八人於南宮雲臺，獨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

論后戚不與
功臣之列欲
示公而反私

堯舜禹之世則四嶽九官十二牧成湯之世則伊
尹仲虺萊朱巫咸成周之世則太公周召君陳畢
公迭居師保而閔天泰顛散宜生南宮适亦在高
位漢高之世則子房爲畫策臣而蕭何王陵陳平
周勃皆受顧命東漢則此二十八人同時奮庸猶
車轂居中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也蓋大厦非一木
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畧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伊尹
周公之相湯武蕭何鄧禹之相兩漢雖曰位冠群
后未嘗不推引俊賢同心協力以濟王業也惟飛
廉惡來李斯王莽之徒則讐疾學士陷害忠良媚
衆怙權惟知有己而其凶慝氣燄固亦嘖然獨出
無敢斑者雖其一時黨與偕勢取寵心固非之得
間則亦吐發憤懣以相菹醢不願與之伍也豈若
古之賢臣公心直道濟濟致身生都榮名死有顯
號者乎噫可謂不善擇術者矣馬援雖劣於高密
侯方諸寇祭馮耿豈遽出其下乃以后戚不與功
臣之列本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爲私義不
當隱者聖人猶自序其績豈可坐椒房戚屬而掩

讀史管見 卷之四
烈丈夫之大節哉

詔曰先帝禁上書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者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嗤也。

論光武禁言
聖顯宗抑虛

顯宗此詔何其見之明也夫是非羞惡人皆有之彼諂子非病狂失性人貌而獸心也其是非羞惡固未嘗亡特不能自克惟利之趨以求合耳其睢盱側媚以爲容言所不當言以爲親英明之君正直之臣必不受也以其是非羞惡未嘗亡故外方諂人內已嗤之或者悅其諂而不悟其嗤則愚暗亦甚矣光武禁言聖顯宗抑虛譽皆可爲帝王成法若有違令者重貶斥焉則善之又善也

八年

帝聞西域有佛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來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其道者號爲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楚王英最先好之

論漢史數語
畧盡佛學之
槩

讀史管見

卷之四

五

西域距長安幾萬里。顯宗何以知彼之有佛歟。自武帝開西南夷。通身毒國。其時已有善幻者。至長安。妖巫方士。類得其術。變幻詛祝。無所不爲。而巫蠱之禍。所由起也。然此時佛學之粗者。按漢史所載云。其書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謂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此之數語。畧盡其大槩矣。若顯宗果自得師。明古帝王之道。固不遣使求之。就使已至。必能鑒是非邪正之辨。焚其書。歸其人。逆閑其塗。以防其爲天下後世之禍也。至于今千有餘年。其徒浸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浸廣。淺智狹聞之士。讀之。如以葉舟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涘。君子欲一以窮之。固亦未易爲也。然天下之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苟挈裘以振領。又何患乎不能明也。佛者之言其道也。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今夫人之所以爲人。異於禽獸者。爲有夫婦父子君臣也。敢問茲三者。性邪。非性邪。若以爲非性。則佛固人耳。不能舍是三者而

宋本無亦字

無苟

以作而乎作其
道下無也

讀史管見

卷之四

六

其道以為四字宋本無

其例之割肉

五子且字

中天子

中天作五

有已也以為性邪則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為心也且自侈其道以為廣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虻皆所憐憫捐身其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誠亦廣矣大矣慈且悲矣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棄除舍不得於蛇虎蚊虻為比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夫以書論浩博千章萬句羅絡周密自相救護亦何必一一致詰直以是觀之則判然如白日中天物無隱形矣豈非異端小道詖淫邪遁不可不闢者乎

九年

廣陵王荆宋本作九年調相工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三十可起兵相呼相之問可起兵本相考當之未相者告之詔不得臣屬吏民荆又使巫祭祀祝詛事發自殺

論廣陵王荆
楚王英昧於

春秋

置作致

甚哉孟子沒聖學不傳帝王之英武者知削平禍亂其寬厚者知愛養百姓至於兵甲不用戶口滋殖庶而富之則功用極矣未有能明先王之教以善天下者也設有為文具不過廣築師弟子宮室養士數千員而已至於子孫支屬則置諸富貴驕侈之地尤不知教或乃材智有聞為善得譽反蒙

被作見

讀史管見

卷之四

忌疾至被勦除，惟碌碌狗馬聲色間，自同豢養，乃若夫幸無事，若夫頑嚚亂賊者，則按法行辟，貶削誅絕

之而已，豈不違天理哉？故光武使中郎將鍾興授

諸王後宋各春秋善也，興之學不傳於後世，不知其有益

於諸王否歟？學經者必得正術，又優游涵泳，久而

後成，非一日講之，頃暫知之，遽能有功，又不知諸

王之受於興者，日月淹久如何也，不然，春秋為誅

亂臣討賊子而作，而廣陵王荆楚王英皆以悖逆

相繼誅死，何昧昧於春秋也。明帝又自好學，宗室

貴戚莫不從師受經，獨東平王蒼天資粹美，克自

樹立，其餘因師學而成材者，寂無稱焉，而無君之

刑數施於諸弟，魯有君子斯乃取斯，其效相遠如

此，然則師道不立，教化不明，豈非國家之急務，人

主所當躬率者哉？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其後汴渠東侵，兗豫

百姓怨歎，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詔發卒數十

萬，遣景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

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費以百億

十二年

讀史管見

卷之四

八

計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自汴禹以來

字亦作

已作亦
是作亦

制作度
無制度字
特化字

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克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州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槩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於冀也。今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數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

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澗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為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

論也。

宋本作十三年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有遂謀有月
楚王英謀反事覺自殺請誅之英自殺

十三年

論楚王英祈
福得禍

言史管見

卷之四

九

事浮屠道莫如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且大
獄追逮遍天下死徒以千數而繫者尚數千人
考驗無實猶被禁錮者亦五百餘人死者亦五百餘人是時天子震
怒獄吏皇恐諸所連及一切陷入無敢情恕者雖
因寒朗懇切上言馬后勸止於內多所理出然終
帝之世錮者不釋徙者不還中外群議皆以為寬
塞抑之氣感召災變夫一楚王英得異教於沙門必
不至如後世之盛也其所好者特粗迹耳既以自
殺又延及無辜深囚圜刻深深生死怨痛本欲祈福而

反得禍又况深窮其說以為微妙了心見性而不
能逃殄滅彝倫之罪者其所陷溺可勝計邪
十六年耿秉擊匈奴從之
耿秉說上擊匈奴從之耿秉擊匈奴上從之

論明帝不遵
先武舊規

下五年

也作甚小

道並二字宗
本無

匈奴自建武二十一年之後旱蝗饑疫衰耗敗破
國分爲二非復昔日之患矣至明帝時四垂無事
匈奴不過一再寇邊其害小也明帝不遵先武舊
規遽信耿秉巧說爲大發兵數道並出往往無獲
空還致名將祭彤自殺而竇固又使司馬班超使
西域出奇降鄯善下于闐復通西域三十六國由

言史管見

卷之四

九

前言之，則開邊生事。由後言之，則矯制要功。皆春秋所禁，王法所不與矣。

孝章帝

宋本無孝字

二年上欲封諸舅，太后詔不許。

明德之詔善矣，而終曰吾以未踰三年之故，又吾

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肅靜，然後行子

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復關政矣。詳此言，是已

有許封諸兄弟之意，使無此言，他日有司再請，帝

必欲行，太后亦不能固止之。况自開其漸乎，長孫

后譏之，當矣。

四年

皇太后馬氏崩，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

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寵榮者。

自世俗論之，章帝不知為賈貴人所出，如是焉可

也。既知之矣，而貴人不登極位，賈族不被寵榮，無

乃太薄乎。及太后既崩，勢無所嫌，少伸恩禮，亦何

不可。史氏顧稱馬后與帝母子慈愛，始終無間，又

稱帝奉承明德，盡心孝道，未有以疎簡賈族為譏

者，豈千有餘年皆無知禮之君子乎。不然，章帝免

論明德有許封諸兄弟之意

建初二年

章帝必當

之意

無承字

七年

論東漢之衰
始於竇后

宋本無既字

儲副作亦字
其作一己之三
字

章和元年

於譏議亦必當於理矣

宋本作宋貴人生太子慶
初明德太后為帝納宋貴人生太子慶又納梁貴人生肇宋氏有寵於明德竇皇后無子養肇為子而譖

陷宋氏詔廢慶為清河王立肇為太子宋氏自殺

國家將興必有淑德毋妻無妬忌之行古先一軌

也馬后奉承陰姑織芥不失毋養章帝慈愛與譽

此竇后之師矣宋梁二貴人既皆有子宋子又兄

也且已正位東宮竇后歎已無出等能撫養但加

意太子長育隆就之豈不安於養梁氏之子乎而

乃譖害姪娣動搖儲副廢長立幼以成其私章帝

不復辨明一切從順父子夫婦之道莫不虧損而

東漢之衰自此始矣宋貴人得意於明德竇后至

帝即位之三年始正椒闈心既畜恨加以章帝不

明遂致此禍然亦光武有以啓之可不慎哉

音和元年是時屢有嘉瑞咸以為美何敬
詔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是時四方屢貢嘉瑞何做

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

異鳥翔於殿屋惟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

敢答

論宋由袁安
昧於責難之
道

忽忘二字宋本
作七一字

論曹褒之書
舛駁

草木之秀異禽獸之珍奇雲物之變動無時無之
繫時好與不好耳以為祥瑞注意於多有雖元狩
之麟宣帝神爵之鳳尚可力致蓋嘗有好芝草者一日
官吏入深山窮谷間覆地皆芝也蓋數千萬本遂
擇其尤者無少字少取以復命又况智巧之徒能偽造乎
花卉可以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藥餵飼變其色雖
石脉木理山石脉猶且假幻使成文字惟上之人泊然無
欲于此也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是時以瑞物仍
集改元章和而何敞所言者公卿隱而不宣宋由

袁安位冠群臣后乃為諂媚之習蔽蒙之行以侈逸
上心使忽忘警戒不亦昧於責難正君之道乎救宗
曹褒依舊典雜以五經識記撰次天子至庶人
博士曹褒請定漢禮巢堪以一世大典非褒所能定
不可許班固請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不聽召褒授
以叔孫通漢儀曰此制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褒
依准舊典雜以五經識記撰次天子至庶人冠婚吉
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未數月奏之帝以衆論難
一故俱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何

損益上兩有
字宋本無

於作以宋本

之正二字

之意下者字
少者不字

章帝章和二
年

也禮因人情為之節文樂以象功故難立一成不
 變之制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其或繼周者皆不
 免於有損有益夏質殷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
 矣雖然聖人必因明以明其義蓋其數可陳祝史
 有司之所能預也其義難知非仁且智則不能本
 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於
 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而已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
 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
 徵名儒遲以年歲猶庶幾乎不大違戾有可得者
 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纒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
 且又雜以識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舛
 駁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既鮮克留意者
 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孝和帝

宋本作詔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實憲以彪先帝所敬而仁
 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實憲以彪先帝所敬而仁
 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
 事無不從

論竇憲用王莽之術

讀史管見

卷之四

七

鷙猛欲搏者。必伏匿其形。姦宄欲擅者。必謙降其勢。故不自奏請。則人主以為遠權。推崇儒舊。則士論以為樂善。使天子親信而不疑。然後其計得行。是舍其小而得其大者。屈於頃暫而伸於久遠。王莽以此篡竊於前。竇憲以此專橫於後。雖得意一時。祇足自族。果何利哉。

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卷第十一

永元元年

竇憲大破北單于於稽落山。還拜大將軍。

永元元年夏。青竇憲耿秉出朔方。勦功燕然。以憲為大將軍。大行封爵。東本

賈憲刺殺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顯加

刑誅。則攝政道公。諸侯賓服。外氏謹飭。宗族安全。

論太后於竇憲愛而不教

矣

貴之於赫也
四字本本

多可字

意矣。下教法
侯劉賜。意
其梳。已十七
字乃細字注

四年

而不教。猶饑而食之。以毒可謂來世之鑒矣。

四年竇氏父子兄弟並居顯要。圖為不軌。帝知其謀。時朝

臣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鈞盾令鄭眾不事豪黨。遂與

眾定議。求得故事。發兵捕其黨與。皆下獄死。憲自殺。

讀史管見

卷之四

七

論和帝開宦
官用權之漸
貴作兩無
姊妹皆三字

其錄其

論班固短于
識而長于文
輕于德而急
於進

讀史管見 卷之四

竇憲當章帝朝和帝初為太子之時聞梁氏私相
慶已作飛書陷殺梁竦而破其家致貴人姊妹皆
以憂死繼奪沁水公主園章帝僅能切責數語而
已於是憲氣勢雄長奏免三公刺殺宗侯伏鉞出
征誅兩僕射逐一尚書瓜牙心腹各有其人刺史
守令多出門下而皇太后為之內主竇氏根據遂
生逆謀人主誠有意除之未易舉手和帝年纔十
四乃能選用秘臣密求故事勒兵收捕莫有遺者
朝廷肅清官闈寧晏遠繼孝昭之烈而前史未之
發揚豈非闕典哉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天子
無可與謀而鄭眾者鈞盾令也既佐人主掃除姦
逆而有大功以受封爵於是開宦官用權之漸生
十常侍亡漢之階使後世言治亂者每嘆息於斯
焉

班固坐竇氏賓客死獄中

天下之士鮮有不為權柄之臣所引因得自見者
顧所主有賢否耳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固宰相之
職宰相而不進入才人才而不由宰相進則必由

讀史管見 卷之四

他道矣。然君子小人各引其類，此朋黨之論所由起也。班固史筆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非文學之妙才何能爾。然其見古人行事得失成敗之迹，不為不博，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為不詳。彼竇憲者，其在人品之何等歟。若外戚禍敗之釁，則又疊疊皆前日事，固乃為憲賓客，以致殺身，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是故君子寧為質而野，不為華而史也。

九年 皇太后 追尊梁貴人為皇太后，謚恭懷，追服喪制。

梁氏之禍，諸竇致力於外，太后譖間於內，其怨均也。帝既誅憲等，而奉事太后，不聞虧禮，借曰勉強，及太后崩，乃抑却三公之奏，不遵光武之失，且曰無禮字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義兩得，可謂賢矣。且和帝實梁出也，既奪其子，又殺其母，竇氏雖欲專名外家，和帝雖能不怨太后，然梁氏不可不復也。此與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則異矣。故追尊梁貴人為皇太后，追服喪封爵諸舅，於禮無失也。

和帝於禮
無失
之失下宋本
有光武黜呂
太后故事乞
取竇太后三
細字為註

元興元年 帝崩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始生百餘日太后立隆

為太子太子即位太后臨朝

孝和幼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鋤竇憲自是大

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舉尊

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克納嘉言四夷希侵

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實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

張揚厲曠闕多矣帝既崩長子有痼疾少子生始

百日於是焉迎立清河王慶豈不善哉而太后有

異心焉斯可恨矣

竇政成午

論和帝賢於章帝

